

# 北京東五環外皮村 打工人文學小組的梦想與堅持

## 「雲上寫詩，泥裏生活」

◆志願者為文學小組成員講授文學課。



「你在雨中奔跑 你在雨中跌倒 在暴雨中抱着雨滴歌唱命運……」

初夏的傍晚，皮村，一群人匆匆趕到主街道盡頭的「工友之家」，這裏是皮村文學小組所在地。這個北京東五環外的打工人聚集地名聲在外。枯燥的打工生活之餘，質樸的文字成了住在這裏的打工人的慰藉和寄託。哪怕只是簡單記錄，把心裏的想法寫出來，他們就感到很幸福。

作家袁凌正在村裏外環島附近舉辦小型的新書發售會，村裏的「打工詩人」小海在旁邊彈起他暖場。袁凌將自己與13位皮村打工人的故事寫成了《我的皮村兄妹》，書裏記錄了在流水線十幾年、收工後寫詩釋放自我的工人，患癌後堅持寫作長篇小說的月嫂……

「雲上寫詩，泥裏生活」。皮村文學小組在喧囂的大城市的這個角落裏，成長了十年。育兒嫂、布展工、泥瓦匠、二手服裝店店員……打工人聚集在這裏，聽志願者老師們上文學課，討論詩歌、小說、散文，用文字的溫情與浪漫，洗刷掉滿身的疲憊，為心靈溫潤出一個含氧量充足的所在。

◆文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韻、郭瀚林 北京報道

皮村臨近首都國際機場，每隔幾分鐘就有一架客機在上空轟鳴而過，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住着全村三萬多人，其中外來打工人佔了九成半。長度不足一公里的主街道上，擠滿了飯館、理髮店、小超市，「公寓出租」的招牌隨處可見。

### 尊嚴讓人面對艱辛 從容不迫

文學小組的課堂，在皮村同心社區活動中心。參加者有工友，也有慕名前來的村外人，大家任意圍坐在大方桌邊，擠不下了就在外面再坐一圈。當天的授課主題是「浪漫辯證法」的詩學政治及其難題，課堂氛圍相當活躍，恰如一場文學分享會。今年51歲的育兒嫂范雨素是文學小組最早一批成員的其中之一，在課堂上她聽得非常認真，發言也特別積極踴躍。

「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，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……」2017年，《我是范雨素》一文橫空出世，這是范雨素和皮村的高光時刻。彼時，皮村湧來無數記者、攝影師、紀錄片導演等。2023年，她又出版了自傳體長篇小說《久別重逢》。生活仍在繼續。走在皮村的大街上，沒有多少人認出她，去做鐘點工的家庭也都不知道她是一位作家。「寫作、出書，對我最大的影響，就是讓我有了一種被重視、被看見的感覺。文學不一定能改變命運，卻可以改變心境，讓人面對苦難從容不迫。」

### 與工友們同行 夾縫中生長

作家袁凌是文學小組最早期的志願者團隊成員，儘管如今不再住村裏，他依然會在周末回到這裏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。他覺得，自己雖然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，工作後的履歷也算光鮮，但也是從農村到城市漂泊，在北京都沒戶口、沒

社保、沒房車，某種程度上與工友們很相似，都是沒有穩定保障的勞動者。

「為生存奔波的勞動者最清楚，他們很難依靠文學改變個人命運。對多數工友來說，生活還是生活，還是要艱辛地勞動。」袁凌說，范雨素等人成名後，依然要做工來維持生活，如果在創作上花費太多時間和精力，反而會對生活有影響。他記得，皮村以前來過一個醉心研究莊子的工地保安，後來把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；還有一個文學青年寫了1,000多萬字小說，至今發表不出來。「但是，文學確實給他們打開一個新天地。在他們默默無聞的人生和重複性的勞動中，能夠有一個帶來一些價值感的地方。」

「相處久了，我逐漸了解到他們在社會上的輾轉掙扎，以及辛勞日子夾縫中生長的夢想，關乎文學、或其它。」在他的幫助下，小組成員的作品集《勞動者的星辰》在2022年出版。

2019年，村裏的學校停止教學了，去年，皮村打工博物館也被拆除。意識到皮村文學小組的現狀也許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後，給文學小組上了5年課的袁凌覺得，應該留下一份紀錄，於是便有了《我的皮村兄妹》。

在《我的皮村兄妹》裏，記錄了很多袁凌和工友們一起勞動的場景。他認為，只有真正參與勞動，才能和勞工們打成一片。「時代發展得再迅速，城市建設依然靠人的勞動。北京的高樓大廈，都是工友們頂着烈日、嚴寒，搬一袋袋的沙土、一袋袋的水泥、一塊塊的磚建起來的。」

### 和自己對話 把流水線寫成詩

「服裝都是捐過來的，襯衫八塊一件，五塊的話不賣。」「我在北京的坐標不是國貿，而

是皮村，哪怕在外人看來它是髒亂差的。」在皮村附近的二手衣物公益商店，熱情開朗的胡小海邊招呼客人，邊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屋內牆上的詩歌和畫。他曾是一名流水線工人，2016年來外皮村，如今他一邊做着服裝店的工作，一邊堅持參加文學小組。

因家境不好，胡小海15歲便外出討生活：「打工12年，換了四五十份工作，沒有一份能夠讓我看到明天，太窒息了。」流水線上的日子長了，迷惘、壓抑等情緒就開始襲來。讀詩、寫詩，是小海化解苦悶的方式。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，就用詩歌和自己對話。其中有一首名為《把流水線寫成詩》，「去感受車間窗外四季的風，讓自己機械身體內，那骨髓深處工業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復活。」

「我這人天性愛自由，如果一直在工廠繼續蹉跎，可能就已經瘋掉了。現在工資不高，但時間自由，沒有以往那麼壓抑。」在皮村的日子里，小海與共同愛好文學的夥伴一起聊天寫作，「北京是我最想留下來的地方，從來沒想過要離開。離開後，我怕之前那種顛沛流離的迷茫感會再次襲來。」

### 用寫作去發現 生存的意義

近幾年，文學小組出版了一本刊物《新工人文學》，收錄小組成員的作品。范雨素是這本刊物的主編，並負責撰寫每期的卷首語。她相信，皮村的打工者們雖然承受着生活的艱辛，卻依然沒有失去夢想和尊嚴，希望用寫作去發現生存的意義。「我們經歷的就是這個社會和時代的縮影，每個人的一生都是波瀾壯闊的，如果大家都能提起筆寫作，就可以書寫自己的歷史，不需要別人代言。」

◆文學小組教室裏的裝飾。



▶在袁凌簽售活動現場，皮村居民在翻閱《我的皮村兄妹》。



▶「工友之家」閱覽室中的勞動者文學作品。



## 那個叫「文學」的世界「讓我不再那麼痛苦和害怕」

「有時候打算去皮村聽文學課，又擔心癌症在路上突然復發。但是等心裏平靜了，就尋思還是去吧。孔夫子說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』，哪怕是最後一次我也得參加。」史魚琴從夜色中走來，未見人已經聽到洪亮的聲音。

來自四川鄉下的史魚琴與丈夫租住在通州區宋莊的一間四合院，幾平米的房間裏，除了床和衣櫃外還堆着幾大摞書，其中就有最近大火的《我是阿勒泰》。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自己一直保持閱讀的習慣，尤其愛看100年以上的書，從《尤利西斯》到《百年孤獨》，還愛讀太宰治和芥川龍之介。「浮士德那麼好學，孜孜不倦地求知，哪怕是跟魔鬼打賭。人的一生活就是要努力學習，努力追求。」

2020年，史魚琴查出患乳腺癌。「剛查出乳腺癌時，醫生說癌細胞有轉移，或許只能活幾個月。」身為月嫂的她沒有北京醫保，只得選

擇回到老家接受手術和化療。「一開始總是吃不下睡不着，怕自己命不久矣，怕我老公以後沒了依靠。」史魚琴的丈夫劉生從小患有肺心病，幹不了體力活，這個家庭多年來一直依靠她打工的收入支撐。「難受的時候就天天看書，看一看就覺得沒事了，文學讓我不再那麼痛苦和害怕。」

身體好轉一些後，夫妻二人又回到北京，原因之一就是史魚琴掛念皮村的老師。養病的同時，她開始着手寫幾部長篇小說，記錄家鄉朋友的故事、自己在當月嫂時的經歷，以及抗癌期間的輾轉掙扎，手裏的草稿不下十幾萬字。她還向記者展示了一厚摞作業本，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。「人活着就有表達的慾望，如果自己不去寫下來，100年後、200年後還有人知道我們的生活嗎？」

採訪期間，劉生一直默默躺在旁邊。妻子上文學課時，他經常會騎電動車送，但到了地方



◆文學小組位於皮村同心實驗學校內。圖為學生在校參加活動。

卻從來不進屋，只在不遠處等待。等到妻子上完課出來，再騎車載她回去。似乎劉生堅定地認為，那個叫做「文學」的世界跟他全然無關，卻是愛人必須的。



◆范雨素和史魚琴(左)下課後討論起了文學話題。



掃碼聯片